

唐

三十八



儒學列傳下第一百二十五

西川北園圖氏園圖補注

唐書一百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暉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太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祭天無裸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

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祿大夫錫子蕃渥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辭瑩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栢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之忍犯吾瑩樹邪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棖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詔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輦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峻良搏奢靡輕賦慎刑納諫爭察諂諛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

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竝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卽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頌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勲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陽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無量又言貞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

相聯名跋尾不從帝西還徒書麗正殿更以修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比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郗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胄于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賚賜卒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葬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歿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家始無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內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腠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沖謂昭成皇帝名捷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爲歧州刺史兼關內按察使自

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仇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數十人行冲察其在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撰書志褚無量校麗止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并代之玄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爲疏立于學官以老罷麗正校書事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刊綴爲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竝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摭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畱中不出行冲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

此類非是
可不必行

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爲之解世所不傳鉤黨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羣言之冗臞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蕪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爲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譴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沉每誠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

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爲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爲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兒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嫌邪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竝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鍾鼓旣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官煬

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爲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旁蕃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總章懷伯父也服碁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妣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旣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畱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

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

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太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禘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弟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

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
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
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
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
主別祠不得列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
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
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
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
承天故及于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
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
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

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
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
也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
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
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序
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
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
列于廟及告諡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
及亾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
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
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
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

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
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
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頌右博
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迨於禮官不平帝
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
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
必直內已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
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
以爲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
禳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廷人神雜擾是謂不
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
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
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瓌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
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園丘
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
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
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祿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
中微甚籍孺閎孺等幸臣爲之後漢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
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
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儼況天人際哉
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
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
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

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謁者視禮輕重以它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爲集賢院修撰踰年遷右補闕祕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偉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爲母背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者今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閔人子之情愛一碁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

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碁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母服碁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畱未下履冰卽極陳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碁心喪者再碁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碁齋抗斬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啓釁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醜殺天子幾亾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齋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謂何限一碁一碁服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

不肖養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
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女
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舄情禮
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
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免官齊而舄心喪
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
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
不爲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爲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
各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
在爲母服或舄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舄而禫終三年或齊衰
三年後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時終司門
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修撰起居舍人時典章
差駁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誼卽上
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
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
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
之壇偏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
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
圜丘臣謂雩上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
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圜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
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
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爲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爲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祕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竝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祕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縉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秦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齋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

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決于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母嬰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祕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象詔冬曦述嬰分爲傳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太學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訟愛憎被罰者不

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穿
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
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
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
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遷岳州召還復官與祕書少監
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廩業入集賢院修撰是時將
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厦爲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顯爲
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季良廩業知章
呂向皆爲直學士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祭酒卒冬
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壁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皆擢進
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吳郡採訪使頤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別
傳王嗣琳以太子校書郎罷東方顯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廩業

亦坐事左遷餘杭人仙厦善講論後爲道士開元集賢學士又有

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偃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於國子
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叵測也以親喪哀毀除喪
不仕左右史張說尹元凱薦爲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
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撰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
臺交辟寤而會親族叙訣二日卒年四十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
爲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
賢院學士兼修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額領
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爲汝州參軍以友壻李慈伏誅貶涪州參軍
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以給事中兼學士善

書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剛正更賜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以祕書監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曰懿

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繇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內供奉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

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欽說雅爲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常爲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克鈞爲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爲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盧僎吏部尚書從願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兄備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備上疏以爲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則戒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徒邊免行役次廬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

戰則利貨購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備終祕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僂救僂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捐介從宜揀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

左丘明與左氏
自是兩人辨助
水深攻耳

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揀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天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彝章彤

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甸子陵最卓異士甸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畱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甸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甸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芻求然後爲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與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洄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黜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亾其家所有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

唐三家說春秋
有功於聖門景
文於經學未
此詳說詞自
夫子出而
陸之說顯矣

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寢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爲武后時宰相彤名治禮德宗時爲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觀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

在禮若令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始王璵緣生事以用燕
具褻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於心者也是故聖
人等牲牢布邊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
明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臙甘旨謂之褻味所
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爲二物不可亂
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爲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
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爲疏廟歲五享不爲數有司奉
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
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賸
味願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
先帝裁定遠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陵
寢宮爲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
憚勞欲卽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
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若邇則無聞焉韋玄成
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遠使
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
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
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置役密邇非幽窅所安改之便彤曰先
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爲之遷况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
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栢城隨便營作
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彤卒後武宗會昌
五年詔京城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
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
能得其意於禮宮之南九坊三坊曰園外地荒左立廟無嫌餘六

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卽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遷累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爲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怠京密白弟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旣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祔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于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祫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叙親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祔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與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竝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祔卽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

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暨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禘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禘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禘於廟如真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禹穆爲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燕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墀壇墀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

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造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天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末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旁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

親親及禘則太祖筵于西列衆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
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
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
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
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
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
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明興聖廟爲
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
是已分食矣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
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
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
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主皆藏于祧
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于經
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
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
之恐眷顧依違不卽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
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
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
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者祭
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復築
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
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
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
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

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冕又上帝祫義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與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與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與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大王王季，則大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大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主宜祔與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與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于與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與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為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與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占山上宮。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為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郊御史中丞李汶訕已，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為忌者，中傷中人問資相繼後對延英，帝論遣京沮駭走出，罷為祕書。

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實召亂爲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卽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姦佞營壘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爲帝稅屋架貸賈緝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與信宵人剝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抵亾帝恨惋曰京與贊真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襲嗣襲孫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敝政稅間架借商錢宮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闢說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鏞諫者不聽興利之臣賊器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璿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戶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旣葬除服魏亦以旣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旣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旣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二十日公除宜約以爲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爲其父母服三十

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墓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叙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

是送原
杜改

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墓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此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禫內謁卽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

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菴繇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臯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爲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爲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

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臯佑鏐季安爲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臯暮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敝蘊亦韋臯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關說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旣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爲邵州刺史嘗杖殺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爲倡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蘊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

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博士兼修撰憲宗將耕藉詔公肅草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竝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竝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推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爲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曾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合于

憲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大師顏真卿祖宗有殷桀兩氏二夫人竝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與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爲常及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日准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禫禮徒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學官

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壽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
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荅人乃知其為親屈由是
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為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
寵禮帝讀春秋至闞弒吳子餘祭問闞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
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闞寺小宦
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邇刑
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
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罷為兵部侍郎
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諡曰懿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
進又舉宏辭為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儒學列傳下第一百二十五

唐書一百

唐書一百

文藝列傳上第一百二十六

唐書一百

唐書一百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汾江左餘
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叩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
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
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擣嶠道真涵泳聖涯於是
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
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
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
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
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
以文學為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
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

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朽。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闡防祖。詠辭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朗在陳爲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亾入隋。歷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暮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瓌。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爲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爲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爲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滂爲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顓。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雖琅邪王氏。踵爲公卿。特

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祿利耳至是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慙承序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爲晉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亾百司奔散有袁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詔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

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旣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弈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祕書少監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爲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爲吳興王友人隋楊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齊復爲府屬王廢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謹獲貫補河東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德仁爲友庾抱爲記室俄竝遷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職徙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紀豷亦博學高宗時紀爲太子洗馬豫修五禮豷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爲

崇賢館學士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爲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言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官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絲是疎斥帝遇弒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國爲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

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爲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壞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爲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

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天下又安功德茂盛意受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卽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瑤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亾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金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且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玉謀真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潭令蘊古洹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

其罪當爲

誠

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
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
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
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實建德僭號
而信明族弟敬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
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
謂見機不俟終日乎荅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
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卽家拜與
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
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驚倨數怵輕忤物遇信明
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
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
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嵩州謨交游傳行於世
信明子冬日武后時爲黃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
武德中杜淹薦爲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
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換次國史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
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
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毋爲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
卿封辭縣男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
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
以下除名全宥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
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
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

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有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卒子知柔性簡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母頊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諡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鹿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

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文召爲司文郎中與
蘭臺侍郎李懷儼竝主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
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二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
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寵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
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
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
銳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銳主卒皎子絲請
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銛猶
出爲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暉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豫遠裔擢進士爲隰城
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
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

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
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
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衷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
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
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
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
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峰州入爲國子監主簿
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
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
言然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
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亾審言爲服總云
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

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
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
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
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
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
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
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怨預以
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
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葢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
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
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

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白郾州
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入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
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容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
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縉曰甫若抵罪絕言
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
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
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
人情一至玷汚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
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
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
寤寤孱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
軍關輔飢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

房琯張縉皆明
皇善人非雲
從龍之產故
宗以心機指
亦坐廢終身
觀前宗行事
得爲中興令
故遂不振

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
焉武再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
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
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街之一日欲殺甫及
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
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
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
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
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
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
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梏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
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
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
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
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
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
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
之作指瑕以適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
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
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鬪雞勃戲
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旣廢客劔南嘗登
葛嶺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號州多藥草求補

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亾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又謂子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闞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鄴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二王後鄴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

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闔伯璵涪川尉勃兄勳弟助皆第進士勳長
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
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
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勳與蘇
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勳素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
史與綦連耀謀反勳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
官中大夫入直學士

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爲監察
御史裏行初勔勳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勔又
以文顯勔早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
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
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
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豪俊充
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
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
軍遷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
榜殺之不爲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

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王府典籤
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
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
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孿一手又廢
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卧其中照
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

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
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
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
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杯
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
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
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
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
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
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如孤
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
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
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
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
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栝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
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
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爲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
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
恐爲謀所得萬頃爲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爲
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
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徒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
萬頃嶺外會赦還爲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議禁中萬頃與

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栝料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畱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

萬頃孫正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舅孫述與譚

物理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旣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贈祕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爲華州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錄韋夏卿李實繼爲尹事必咨之歷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與助卽召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鄜坊觀察使一切辨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爲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一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爲用以兵部郎中

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乏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驢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文藝列傳上第二十二六終

西唐書

唐書二百一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西唐書

唐書二百二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修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為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修書學士景龍初又擢修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于松焉及未葬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李卿亦能文學明經博學宏辭調鄆尉肅宗時為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還為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李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

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又岑義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間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竝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園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佻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云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誠傳丁時元旦擢進

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瓛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邳尉遷累著作佐郎來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咨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乞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爲著作佐郎修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修文館學士旣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曾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討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驪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弟全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竝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

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獫狁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竝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建安後汜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

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
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
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
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悉精草隸世
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
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
賊曰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悉爲連州參軍
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樂城人少與元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
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狷隘屬
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儀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
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

資佞調如此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爲祕書
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出者三十
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
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
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竝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
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
慕之號吳富體豫修三教珠英章嗣立薦嘉謨少微竝爲左臺監
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
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
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

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
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
便詔聽罷謚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
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
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爲所構貶潁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
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修國史
兼修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
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擿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
量經明行修者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會卒贈充
州都督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鏗梁
載言入第一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鏗河南人神龍初以
中書侍郎卒事繼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

中侍御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舍
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
號書籠顯應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

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
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

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怠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
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

不可奪故兩書竝行旣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
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

嶠驚試問與嶠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
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

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豈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豈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豈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秘書監豈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之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州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

御史彈劾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反豈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豈與之交玄宗在東宮豈及崔暉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豈舍城丞玄宗卽位召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其援豈爲御史中丞姚崇疾豈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太山還豈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豈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豈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豈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

卽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急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劔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舍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眷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賊于時甌使明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聞傳其肩目

李邕與
之孔融
相自古
不微物
者鮮
宜令
此戒

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爵出為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與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軼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收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即市問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

太子及諸王為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妹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鷓鴣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延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巖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寒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亾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

號勵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蒲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輔政故召爲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日使

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莊爲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鞏間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討哀其文示逖李嵩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修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闋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頌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

代言最而逃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縣廢累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諸子成最知名。

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悸病愴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亾再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據正嘗有碁喪弔者至成不易縑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縑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逃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爲

等差今官兼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有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

且左丞糾射入坐主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
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比自
宜行之否者雖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
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畱守而弟範亦
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
還客邑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
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
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
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
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
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

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
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
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畱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
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
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
李適之汝陽王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
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
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嘗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
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
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湯釋囚
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遣

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墳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可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太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中事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謂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

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尸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祕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辭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取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亾。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掇常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橐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紉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稽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竝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卽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

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羶。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卽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旣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郟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亾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卽誦通。

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舊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畱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突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編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

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
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
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
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
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謨永寧公輔梁書黜
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
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
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鄆杜間
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
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
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卽託疾游太室
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忍不用
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或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
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
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
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及今天下喉襟一日不
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
專嶠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
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
大使畱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
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
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
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下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
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

之卽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
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已任如李
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
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
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
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逖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
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卽誦
華再問據王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
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
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
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謩盧藏
用之文辭重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
能文辭與韓會沈旣濟梁肅徐誥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
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
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
存畱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
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
其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
庸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
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歷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
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聞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
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鈎
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并弟談字中庸

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
因權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
稱曹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
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爲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
闕卒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
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
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德出爲東平太守是
時濟陽郡太守李俊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
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濟南東
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

太守田琦及源明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旣而卒廢濟陽以
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
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乏
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
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它不暇及也源明
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
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
斂獲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市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
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餒求食
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墻接棟磨礪以須
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
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糜散千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駛驢入宣政

紫宸者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
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雷謂危亾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
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咻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
今河洛驛騷江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
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耶甚不可六也大河南
北舉爲寇盜王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暈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
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
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
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
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
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闕口遇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愾然而
西往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嬰子計日
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
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
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
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
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
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
園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園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
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
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
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
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
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終

西川忠厚節
氏唐南陽南

唐書二百一

文藝列傳下第一百二十八

西川忠厚節
氏唐南陽南

唐書二百三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婭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為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為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亾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

及五十四

時齋金帛往謂乃疆爲應大曆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
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綵麗少宏傑氣穎士健
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
摧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王華問今
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名
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
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臯銘四皓贊
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
尉天寶末房瑄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
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
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
以慰生撫存以答亾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

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
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炅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
關賊遂盜神器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歧雍羣帥列城望風出
奔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
南咽喉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賊
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
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
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
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
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
赦過宥刑在易過惡揚善爲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
是廢教紕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過惡可揚瑕錄而用

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賊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鄜一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爲厲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骨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家招魂不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月日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絲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濶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紆自有傳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大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違恤佗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道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縉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閻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時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蒲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爲義士所訾興元初爲河東宣慰

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紆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建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祕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自一以武后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卽孤長育母手

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洛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禡衰絰又再碁懼終不免陰走洛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爲已用以兵迫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畱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仙借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仙侍御史臣爲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擢以不次雖自天高尚恐受謗輿人傷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判畱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讒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

裴傲謂柳載曰說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爲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寃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飢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卽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辭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晚塗益修潔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謨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其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温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褻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暮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旣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劾敦義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妒爲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

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憲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閬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湜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止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

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翊字君平南陽人侯希
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
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翊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
人韓翊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
詔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
於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潯右
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
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
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
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
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

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
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
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
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
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
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
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
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相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洿自
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相遺書讓出處
之遽洿不至還相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
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相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相在幕府相
爲辨質本之僞本終得罪其子楨拒命相方休假還家楨表斥損

時政或言秬爲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蕭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誤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來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勳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亾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餓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穿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縶繫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卽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厭垣捍之勤謝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歷其首梁薄其翼魏斫其脛滑鍼其腹淮

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旣斥從史姑敷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參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蹈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藉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剝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儉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誠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愎之人沒作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

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
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
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破石望東南氣
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
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
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亾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
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
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
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
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
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
騰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

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
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
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
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卽更時歲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
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况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督
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徇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
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爲太學博士大和初禮部
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
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笏郾郾讀之乃杜牧
所賦阿房宮辭旣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
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
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

以賊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遠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遣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鐠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鐠獎譽甚力故擢進

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其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于綯乃補太學博士榜仲郢節度劔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鶴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

府鉉復宰相引爲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瑒交瑒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瑒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瑒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瑒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爲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祕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干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頻密撻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卽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厥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廩庸民浚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旣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斃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黎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人隨加

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使召以署吏不
應帥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
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
依成汭久之召為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
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
疊十許豪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
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闈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文藝列傳下第一百二十八

終

西川忠貞堂
氏書

唐書二百三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西川忠貞堂
氏書

唐書二百四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
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
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益
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
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
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
誤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
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制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
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
修書遷為令太宗得祕識言唐中弱有玄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

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主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遲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古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祕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該孫仙宗竝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爲高醫仕隋爲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穀矢

嚮朔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二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爲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白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入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

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

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千條。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太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

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旣盡如期以火山令卒于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令高宗置一鼠于匱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上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

矣儼使高麗爲莫離支所囚居士室六年還反爲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爲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吝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没入掖廷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旣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乘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卽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海

內寢亂帝曰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遂巡帝知之乃曰
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
臣不能知繇是敕有司監視毋得與外語辭大鼎坐事沒爲奴及
貞觀時有請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
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裴冕爲河
西畱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
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
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卽滅蜀日不能久
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
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榜之史突入射諲雨矢幾
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
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權允吏部郎

中

王遠知系本琅邪後爲揚州人父曇選爲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
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
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
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
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後幸涿郡召遠知見臨
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
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
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
非王乎乃諭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
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菴山爲觀俾居之璽詔曰省所奏願還
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

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令辭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詔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益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諡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彘中改諡升玄

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爲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峻山號曰紫府拜頤太中大夫往居之卽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爲道士傳

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畱內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僞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叵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益百十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傳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

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王府文學試爲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
召崇儼問何祥邪爲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刺室上樂即止
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
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
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
令入閤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爲言至爲武后作厭勝事
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四年爲盜所刺於東都好者爲言崇
儼役鬼勞苦爲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謚曰
莊擢子珪爲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謚等雜治誣服者甚衆及太
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
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以獻甫爲令不隸祕書

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
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
死后曰朕爲卿厭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
嗟異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謨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興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
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緒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
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薺科及策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
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
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
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
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
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

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錐隙非攻擊不能開道幽靜多所驚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卽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

易月蓋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譴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亾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
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
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蓆代之乃往折蓆見亾奴伏其
下獲之它日又有亾奴者生戒持錢五百同於道見進鵠使者可
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
莽上往取之而得亾奴衆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
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
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
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
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笔戒曰無穿東北王隅
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階有三坎丈餘泓驚曰
公富貴一世而已訥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

脉不連譬身瘡痛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汗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

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

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久乃

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書邀禮乃至東

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

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

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天壽帥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

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

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葦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

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

帶中更出藥傅其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紫帝益神之欲以玉真

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持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棲霞觀其所夜光者薊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穎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甌生者以技聞能使石息鬪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幞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縉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匳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沖和先生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詔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悻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尤

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
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
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
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齎
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
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爲賊逼脅固請
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
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僞官晟
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
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
驗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
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大和中
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
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
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
日泌雖篤彊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
禽斬之李鵬爲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
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